紅樓復夢/0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四回　如意匠留形換體　清涼觀抵足談心

下一回▶

話說真人向月老仙問道：「有何難處之事，務乞指教。」月老笑道：「當初在幻虛宮，為諸仙子與神瑛參酌姻緣之際，其間緣分之厚薄，情障之淺深，寄托於金陵十二釵，以了幻虛境中之情劫。誰知諸仙子與神瑛情生於幻，幻生於心，又結了再生緣。此番情障，較初次愈深。是以將諸仙子與神瑛又俱轉世。因真人與幻虛宮有未了緣，故此奉托，以遂十二釵之願。」

真人道：「再生之事，前在幻虛宮已曾言之，但十二釵俱應轉世，何以賈珍珠又令其再生，使他又遭此一番波折呢？尚求指示。」月老笑道：「其中有個緣故。賈珍珠原係幻虛宮的曇花仙子，因與神瑛在離恨天遊玩時，適遇廣寒宮玉兔偷吃靈芝仙草，神瑛見而相逐，玉兔一時無處可避。正在危急，彼時曇花仙子心生憐惜，將伊抱住，以救其逼急。而玉兔誤認曇仙與他有附體之緣，遂起了一片癡情，故托生為蔣郎，以遂姻緣之孽，而又報神瑛相逐之怨，是以娶其意中人。但玉兔之緣已盡，而神瑛前世應與珍珠有三十九年夫妻之分，未曾花燭。非比諸仙子今世與神瑛得成夫婦者，係前世新結之緣。若珍珠只須以本身了初結之緣，不必另行轉世也。」真人道：「老仙不言，何能知其端末。我只知神瑛與珍珠有未了姻緣，是以昨日至此，囑老龍王差魚邊巡檢將伊救至水晶宮，以便送伊完聚。適老仙說尚有為難之處，願聞其略。」月老道：「因昨在帝廷見東獄奏尚書祝鳳，忠孝謙正，潔己奉公，當奉玉音，賜以子孫昌盛。

因思珍珠當為祝氏家媳，但祝尚書豈可有失節之婦！正恐老仙將珍珠送去，是以急急趕來商量出一個道理，以全此一段姻緣。」

真人同龍王笑道：「這個道理有些難想。別事還可商量，若是婦人要仍復為室女，雖龍宮不少寶貝，也未必有補那一處的東西。」月老聽說，忍不住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此事作何辦法？」龍王道：「古今來有借體還魂之事，何不也行此法？」真人道：「此說雖是，但恐面貌更移，又多一番唇舌。」月老道：「等我將姻緣冊細細查他一遍，看可有別樣生法。」說畢，命童兒將金陵十二釵姻緣冊取來，看了半日，笑道：

「倒有生法，只是費事些兒。」真人問道：「怎樣的生法？

「月老道：「當初薛蟠續娶之婦夏金桂，淫妒有色。彼時寶玉幾番動心，頗生愛戀。我在南天門遇寶玉之三屍神，欲將此事上達天聽，是我為伊解釋道：『夏金桂乃淫妒不潔之婦，究與見貞烈端正之婦而起邪心者其罪有間。』後夏金桂服毒而死，轉生為室家之女，年十八歲夭折，應死於江。查其年月，應在目下。請老龍王查查此人可曾到案？」龍王命掌案使者：「查小劫冊內可有此人到案？」使者答應，忙將架上一冊取下，翻了數頁，呈與龍王道：「此人業已到案。」龍王同真人、月老看冊上寫著道：「張宦女黛珠，年十八，於某年月日某時死於江，已到案。」下有幾行小字寫著道：「吳撈假珠，賈殮真軀，一宵而啟，眾分其袈。」真人看畢，運動神光，定中生慧，早已知其就裡。對月老道：「黛珠係吳姓漁人撈起屍首，賈夫人誤作珍珠，夢玉盛為裝殮。後來知其不是，家人們將伊草草殮畢，埋在江濱破廟中。蕭道士於昨夜啟棺，與眾人分其衣飾。

現今槁葬沙中，軀殼未毀。」龍王道：「此事甚易。吩咐差巡江都尉，推三尺水至江上，將黛珠取來。毋許生風鼓浪，傷壞生靈。」巡江都尉領命而去。約有個許時辰，已將黛珠屍身取至，進來覆命。月老笑道：「夏金桂之身，無意中遂了寶玉的私念。可見數不可強，如今還要有煩老仙為力。」真人道：「且將珍珠同黛珠軀殼換來，再來斟酌。」說畢，命童兒去將他二人取來。童兒答應，出去來到月台上

珍珠同那女屍站在一堆。童兒隨將他二人帶至殿上。珍珠看見中間坐著真人，左邊坐著老仙翁，右邊坐著龍王。那真人看見珍珠進來，腰間取下一個葫蘆，用手一招，已將珍珠的魂魄收入在內。龍王道：「水晶宮現有如意匠，善能改頭換面。何不令其將黛珠軀殼，照著珍珠容貌略為修改？」月老笑道：

「既有此人，再沒有這樣妥當，快請進來見面。」龍王吩咐叫如意匠。不一會，如意匠到殿參見。真人看見是個老者，手中攜著個皂囊，站在一邊聽令。龍王道：「今有賈珍珠，欲借黛珠之體還魂，爾可將黛珠面貌修成珍珠一樣。」如意匠領命，走至兩人身邊細看一遍，上來回道：「黛珠面上係天皮孤骨，縱使修成形似，終非福相。依匠人愚見，莫若照陸判官換頭之例，將珍珠頭面換在黛珠身上，令他首是身非，甚不費力。」真人們一齊說道：「此言大妙！竟是這樣辦法。」如意匠走到下面，將皂囊解開，取出一堆器具，揀了一把韭葉刀，至那兩人身邊，輕輕將頭切下。又打開個八寶紫金盒，用鳳翎小刷蘸著盒內的鸞膠，在珍珠頭頸上週圍刷到，拿著安在黛珠腔子裡，用粉線由頂梁骨上打至胸門口，端端正正，一絲不錯。取了曲尺，將脖子上下均勻量准。只是黛珠體胖，脖子比珍珠的周圍肥出一分有餘。如意匠用個小圓刨子在脖子上刨成一樣平正，接口不齊之處，將小刀子四圍修刷，十分妥當。

月老笑道：「早知這兒有此等匠人，不知要省我多少嘔心之事！以後我要常來照顧了。」真人道：「面既可換，心亦當更。」

月老點頭道：「珍珠之心，非他人之心也，必當更換。」如意匠聽見，又將兩人肚腹破開，取出心肝腸胃，彼此調換入腹。

順手將珍珠心上幾個小孔挑開，見那肺肝腸胃有病之處，皆為修理全好。見兩臂之筋，曲而不直，又俱抽出另行更換。龍王道：「有兩條鵬筋，留此無用，送他助一臂之力。」命庫吏取出兩條雪亮白筋，交如意匠換上。週身安置平正，也用鸞膠將腹皮黏好，又縫以銀絲金線，再將熨鬥順著線痕熨的平平正正。

做了半日，珍珠完畢。又將黛珠頭腹也與他黏好。真人道：「黛珠軀殼，不應葬入魚腹。」差水卒們將他送至沿江土中埋葬，命該處土地好生照護，休要露其骸骨。眾水卒奉真人之命，登時將黛珠軀殼送去。如意匠給珍珠穿上衣服，身上佩帶之物及祝夫人在鐵檻寺相贈之雙龍戲珠佩，俱給珍珠換上。諸事已畢，至真人面前復命。真人吩咐重賞，以獎其勞。如意匠謝了出去。

真人將葫蘆內珍珠之魂取出，令其合體。吩咐道：「因你與寶玉有夫妻姻緣未曾了結，故此月下老仙來此龍宮為你調停，將室女黛珠之體借你還魂，休違前數。我有偈言四句，你可謹記。」念道：

非他是他，是你非你。兩世夫妻，開花結子。

珍珠跪在地下，再三拜謝。真人對龍王道：「此人係尚書之媳，尚書之妻。好生送至清涼觀，自有親人相會。我與月下老人，尚欲至瑤台議事去也。」說畢，同著月老辭別龍王，駕起一片祥光，冉冉而去。

龍王命龍宮眷屬送珍珠到清涼觀去。這些龍婆、龍女都爭著來看珍珠，彼此說笑，無異人間的親熱。珍珠見龍宮眷屬人人都是仙姿花貌，豔麗非凡，所有衣飾皆非世間之物。內有一位龍女，儼似寶釵，與珍珠分外親熱，十分相契。因奉龍王之命，著他親自送去。珍珠拜謝龍王，同龍女坐上百寶七羊車，帶著多少水族護衛，離了水晶宮。

正往前走，龍女吩咐道：「賈千金難得至此，不可不遍遊海市蜃樓，以廣見聞。」珍珠欣然樂從，再三致謝。見無數水族，也有騎著海馬的，也有推水前驅的，各安隊伍，十分熱鬧。

所到之處，水皆壁立。約莫行了千餘里遠近，見有五彩圓石，不知多少，一望無際。大者如缸，小者如盆，一個個晶瑩光潔，照人如鏡。珍珠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石子兒，生的這樣可愛？人世上安得有此！」龍女笑道：「此乃精衛填海石，已歷千萬年，為海水淘磨，方能光明至此。」珍珠點頭贊歎。

又走了多路，遠望去，紅光燭天，絢爛奪目。不一會看看相近，定睛細看，原來是幾千萬棵紅樹。至大者，有三人不能合抱；至小者，也有一人圍抱之粗。杈枒盤簿，望不見頂。樹身上紅光閃爍，猶如飛霞流電。珍珠道：「這是什麼樹，如此好看？人間從未見過。」龍女笑道：「此即珊瑚樹，海中之寶。」珍珠道：「當年榮國府中，曾有三尺多長的一枝珊瑚樹，人以為寶。誰知這裡竟大的說不上來呢！」龍女笑道：「世上所得，不過是這樹頂上的嫩枝兒。若是大樹，如何取得了去？」

車過珊瑚林，來到一處，見碧水粼粼，清鑒毛發。路旁有茅屋數間，十分幽雅。聞有人在內讀書，其音朗朗。珍珠驚問：

「此間安得有人唸書？」龍女道：「此乃屈大夫之宅。他因漢江窄小，不足以開其胸臆，故借在這清水洋中蓋幾間茅屋。

朝游蒼梧，暮游碣石。無事在家，則閉戶以讀《離騷》。」珍珠歎道：「原來三閭大夫尚在此間！」

車過三閭之門，出了清水洋，看見一隻大船，類若龍形，置造精巧。下面用紅漆大架子將船托住，船上艙門一溜兒關著，上面像有封條。龍女指道：「小姐可知此船出處嗎？」珍珠搖頭答道：「實在不知，求公主指示。」龍女道：「此即昭王南征之龍舟也。」珍珠點頭歎道：「真是一件道地古董！」龍女笑著指道：「那也是一件古董。」珍珠回頭一望，只見一座大山，蒼翠如滴。下有石橋一道，長不可計。因問道：「這是一件什麼大古董？」龍女道：「這就是秦始皇所鞭入海之山梁也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真是古董。我看那山上倒像有些亭台樓閣。」龍女道：「當日上面本無樓閣，因漢武帝差了些童男女到海求仙，知其無益，徒傷人命，以此將他們留住此山。」

兩人正問答的十分高興，只見前面波濤洶湧，雪浪如山，一個大魚揚波鼓浪而來。魚背上騎著一人，儒巾儒服，看去不過四十左右年紀，白面長鬚，儀容豐彩。看見龍女，高聲問道：

「公主何往？」龍女答道：「送故人家去，須游海市，不知學士何以許久不來？」那人笑道：「被東海令伯款留暢飲，又遇賈長沙邀去，訪范少伯醉談數日，代西子作彩蓮歌百首。今日無事來訪令尊，以博一宵之醉。」那人話未說完，大魚噴浪而去。龍女道：「小姐識此人否？」珍珠道：「閉處閨門，何能得識海中仙侶？」龍女笑道：「此即李太白。白騎鯨歸海後，每日醉游四海，詩酒逍遙，與我父王們最為莫逆。」珍珠點頭，歎息道：「原來是青蓮學士！何幸今日得瞻仙范。」龍女指道：「此處不可不去逛逛。」珍珠望見人煙嘈雜，車馬紛紛，往來如織。更有層樓飛閣，金碧輝煌。有座玲瓏寶塔，矗立天際，塔門洞開，看去每層門內坐著一尊金佛，祥光閃閃。塔下棟宇如鱗，一望無際。此時儀從業已到市，四海來貿易的那些鮫人早俱俯伏在地。珍珠見兩邊擺設盡是寶貝，人世所無。車過之處，光彩奪目，不知其名。古今異寶，千奇百怪，不一而足。那層樓上仙音嘹嚦，絲竹悠揚，聽之令人心神俱暢。有兩隻彩禽，如世上所畫的丹鳳，生得絢爛可愛，棲在飛閣朱欄上。其鳴如敲金擊玉之聲，十分清越。珍珠贊歎不已。

龍女道：「此即海市蜃樓，乃四海鮫人出奇獻寶之所。」車馬過了海市，來到一山，晶瑩光潔，可鑒毛發。山上仙花瑤草，沁心徹骨。龍女道：「此乃蓬萊山腳，上面乃神仙居處。」走過那山，見水族們分兩排站住。前面一個大木牌擋著去路。龍女道：「已

到此間，不必再往前去。」珍珠道：「怎麼這木牌橫著當路？」龍女道：「此乃張騫所乘之槎。過此即弱水洋，非咱們所管地方。」吩咐將車進入江口。水族們前後擁車，飛奔而走。

珍珠耳內只聞千軍萬馬之聲，振心眩目。約走了有幾千多里，見有一條鐵線掛在虛空。有一和尚，身坐蒲團，將頭頂住鐵線，屹然不動。珍珠指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故事？」龍女笑道：「這就是你在此投江的金山。」珍珠驚道：「我見金山極高且大，怎麼是這一條鐵線掛在水中？」龍女道：「金山上大而下小，浮在水中並無跟腳，乃天地造化之氣凝結而成，非如他山之有跟脈也。這和尚就是法海禪師，上帝怪他多管閒事，離間人家夫妻，逼的白娘子大不得已，恨極以至水滿金山，壞了幾多生命。因他是造罪之魁，罰他坐頂金山，千年釋放。就派白娘子領水族們在此看守。」珍珠歎道：「想白娘娘覆缽之時，令人髮指，今即如此，尚堪解恨。」道言未了，見個素衣美人後面跟著青衣美婢，搶到車前給公主請安。公主笑道：「賈千金正在此念你。」對珍珠道：「這就是白娘子同青兒。」珍珠向白娘子道：「今日一見，深解人恨。」白娘子同青兒含笑點頭，不及答話，車已過去。

又見一座黑山，上面毫光現現，忙問道：「那是什麼東西？」龍女笑道：「乃是一段故事。」車子來到面前，龍女吩咐止住，用手指道：「你看那邊睡著一物。」珍珠細看，見是一個丈把長的大馬猴，拳著手腳睡著不動，脖子上帶著一條鐵鏈，正在那裡放光。珍珠道：「怎麼這裡鎖著這麼一個大馬猴呢？「龍女笑道：「這馬猴才是個道地古董，他名字叫做支巫祈，乃開天闢地的一個大水怪，被大禹王拿住，用」五行正一鎖」

將他鎖住。那一堆就是正一鎖，並非黑山。底下是個海眼，就命他在此守著。」珍珠驚道：「咱們快些去罷，休要惹他。」龍女笑道：「無妨，此物善睡，數千年未曾醒過。」珍珠指道：「那邊又是什麼光彩奪目？」龍女道：「那光彩奪目的地方就是貴處，所謂聚寶門是也。」珍珠道：「已到金陵，不知公主還要送我到什麼去處？」龍女道：「送你一個去處，自有親人見面。」

正說話間，那車來到一個宮殿門口。見一個將軍走到車前，躬身說道：「奉夫人之命，請公主下車，暫為歇息。」龍女道：「我正欲拜訪夫人。」吩咐帶車進去，到了二門下車，有一位絕美的夫人，宮樣裝束，後面跟著四五十美婢，俱是戎裝佩劍，一齊迎上前來。那夫人笑道：「早間耳熱，知今日有故人相訪，何期雲中君果然翩翩而來。」龍女笑道：「因公奉拜，殊非誠敬，不聞鼓瑟之聲，已為幸甚。」夫人指著珍珠道：

「此君乃我之舊雨，同至此間，實為難得。」相將至殿上，彼此施禮，分賓坐下。龍女對珍珠道：「此位就是漢昭烈帝之孫夫人也。」珍珠肅然起敬，連忙拜見。孫夫人答禮道：「昔到幻虛宮，常與諸仙子聚談竟日，不期轉劫軟紅，久疏把晤。今日又得一親仙范，甚慰渴思。」珍珠道：「自隨軟紅，已迷幻境，茫茫海宇，顏面皆非。今見慈容，實深欣幸。」孫夫人道：

「幸幻虛宮中諸仙又復相聚一堂，尚不寂寞。」珍珠正欲相問，見有人進來，通報了幾句說話。龍女同孫夫人笑道：「來的湊巧。」剛起身迎接，早見三位美人一同進來。珍珠看那左邊的美人，一張瓜了臉兒，蛾眉鳳目，鼻如琢玉，口似含桃；骨肉停勻，不肥不瘦；豔若春花，秀如秋水；雲鬟高髻，耳墜明珠；披紫綃之衣；曳水絲之裙；裊裊婷婷，真是神仙中之國色。右邊美人，穿著翠雲衫，水紅皎綃裙，身材略瘦些兒。中間美人，穿著彩衣繡裙，比左邊美人略高點子。

三人容貌，不差上下。珍珠暗暗稱贊不已，頗覺自慚形穢。中間美人說道：「今日來的有興，不但遇著遠客，還見著了會中人，真是快事！」孫夫人同龍女、珍珠趕忙迎接，一同來至殿上，施禮坐下。彩衣美人對珍珠道：「別來甫及一秋，而人間已見鵲橋二十渡矣。不識猶念及故人否？」珍珠未及回答，孫夫人指著紫衣美人對珍珠道：「此即世上所傳江皐解佩之洛妃也。」指彩衣者道：「此是娥皇。」又指翠衣人道：「此是女英，俱是舜妃。與你同是幻虛宮中仙子。」那三位美人道：

「幻虛境中人物，已兩歷塵寰。唯曇妹兩世一身，更為美事。」龍女道：「久不聞洛妃雅奏，今幸得遇故人，願聆一曲，以滌煩襟。」洛妃道：「自瀟湘一曲之後，此調不彈久矣。今日舊雨相逢，自當一呈薄技，然必須二妃以南薰和之，方不寂寞。」蛾皇、女英笑道：「南薰之調，安能及江上峰青？」孫夫人道：「三妃休要過讓。今日歡聚，必須各盡所長，有不遵令，罰依金谷。」洛妃笑道：「夫人風雅，不減蘆花。江上不知此時猶憾江郎否？」孫夫人道：「赤壁之役，耿耿於中，白帝之師，更堪髮指。呂蒙、陸遜之徒，未得生飲其血，實為恨事！」女英道：「佳客在前，休提往事。若再深言，又不能無陳思之感矣。」洛妃回過頭去，笑道：「英婢饒舌。」龍女道：「休要耽擱曇仙正務。」洛妃點頭，命侍兒迦陵取過錦瑟，解去絳囊，橫於膝上，用纖指輕輕撥動，一時四顧無聲。珍珠凝神靜聽，只覺得一縷仙音忽遠忽近，如斷如續，悠悠揚揚，嗚嗚咽咽。其響處上遏青雲；其幽處潛通黃壤。珍珠聽到出神之際，覺著自家身子飄飄搖搖，心怡骨軟，說不盡仙音之妙。

見有兩隻五彩大鳥在庭前對舞，鳴如戛玉，羽若流霞，舞皆應節。

珍珠正聽到出神入化之時，只聞」鏗爾」一聲，其音寂然。

惟有滿庭香霧濛濛，和風習習。孫夫人贊道：「『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峰青。』尚不足以寫其神況也。」洛妃道：「方才與夫人敘談往事，心有所感，不覺變為徵聲，幾乎不能終曲。」孫夫人同娥、英二妃道：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？「洛妃笑道：「俟幻虛宮諸仙子回山之日，當竭盡所長，以博一笑。」孫夫人道：「此刻應領教二妃雅奏矣。」娥皇命侍兒湘月抱過瑤琴，橫於幾上，左勾右剔，款款輕輕，彈出《平沙落雁》。接著是女英亦彈一曲。兩人琴音不亞湘妃鼓瑟，眾人稱贊不已。

珍珠聽得心曠神怡，十分羨慕，因而想道：「凡間安得有此妙音？偏我一無所能。」正在思想，孫夫人們早已知其心念。

龍女道：「我有小技亦要班門，三妃幸勿見笑。」命侍兒迦陵取過一枝羊脂玉笛，光潔晶瑩，十分可愛，龍女接在手中，吹出《梅花三疊》，響遏青云。吹畢，各侍兒收過琴、瑟、玉笛。

孫夫人道：「曇仙頗有知音之感，願三妃授以一曲，為凡間絕調。」洛妃道：「我之錦瑟，非伊朝夕之功，一時難以領略。唯二妃瑤琴，尚可相授。」二妃道：「曇妹向在幻虛宮，琵琶最為獨調。不知此時猶能此技否」珍珠道：「音樂之事，生平頗喜，苦無傳受。倘蒙不棄，願拜門牆。」娥皇大喜，叫湘月取過一面琵琶。珍珠見製造精巧，非世上所彈之物。娥皇道：

「此乃王嬙故物，後沉於北海，為我所得。今以相贈，宜加珍愛。」珍珠拜謝。娥皇遂將勾彈挑剔之法，詳悉指授。珍珠心領神會，過目不遺。又傳以數曲，命珍珠試彈一曲，頗能會意。娥皇們一齊說道：「從此潛心嫻習，可以無敵人間矣。」珍珠歡喜之至，感謝不盡。

孫夫人道：「我有小技不同於人，亦當博諸君一笑。」站起身來，解去宮妝，命侍兒取過兩口寶劍，就在殿上分開門路，輕舒玉臂，擺動柳腰。初猶似飛花落雪，片片寒光；繼而是電掣星流，層層銀浪。舞夠半日，剛才收住。三妃、龍女無不極口交贊道：

「夫人英烈之氣猶然如昔。」孫夫人道：「我有數家劍法，生平得意，未傳於人。今以相授，閨中寂寞亦可消遣，日後很有用處。」遂教珍珠以舞劍之法。口傳手教，約有半日，方能領會。令其自舞一回，諄諄指撥，囑其謹記。吩咐左右抬過一樣兵器來，指道：「此乃溫侯畫戟，我留之無用。曇妹臂有鵬筋，人間無敵。我以此相授，日後可成戰功。用槍之法，亦無外於此。」說畢，持戟在手，分開門路，層層教導。珍珠耳聆目視，心領神會。孫夫人令其自試，笑道：「從此演習可稱無敵矣。」即將此戟送在身臥處，可自取之。又命侍兒取過一張弩弓，對珍珠道：「此乃臥龍先生所造之神弩，一發十矢，三百步外射無不中。我今教你用他之法，將來自有用處。」珍珠領教拜謝，孫夫人細細指示一番。

珍珠正在演試弩箭，有個侍兒過來在夫人面前說了幾句話。

夫人道：「命他進來。」侍兒答應出去。不一會同一位將軍進來，手中拿著個紙卷。珍珠看那將軍，約有三十來歲年紀，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金盔金甲，腰間佩著寶劍，器宇軒昂。見孫夫人恭身侍立，將手中紙卷遞與侍兒道：「呈上夫人，此乃十月二十三日人口冊，請夫人畫稿。」侍兒接著遞與夫人，孫夫人接著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此中豈無可矜可憫之人？」那將軍答道：「此係地藏佛主稿，會同三官大帝、東獄河神再三斟酌而定，並無可矜者在內。」孫夫人道：「一念之善，即可保全性命。況為日尚早，豈無一念為善之人呢？我雖畫稿，但到臨時，望將軍務須留意，察其靈光中稍有光亮者，亟須救濟，以體上帝好生之心。斷不可因其已入冊中，任其沉溺。」那將軍諾諾連聲答應，伺候著夫人在稿尾畫了花押，命侍兒遞與將軍，告辭而去。

夫人對珍珠道：「此人即甘興霸，乃東吳名將，至今血食一方。方才所呈，是十月二十三日江中小有劫數，這個機會與你相得，我暗中為你調停，你須謹記。是日有官船因風暴避入港中者，必須差人到船相請拈香，自有好處。芭蕉樹下神弩一百張，還是赤壁之後無所用之，埋於此地下，今以相贈。」洛妃道：「我們陪曇仙到百花潭遊玩一回，以便歸去。」孫夫人點頭，穿上宮妝衣飾，同眾人來到後面一個高台上，見那台中有一大井，孫夫人同龍女、三妃對珍珠道：「此即百花潭，乃古今第一妙境，不可不看。」珍珠聽說，走至潭邊，往下一刻，深不見底，回頭正要相問，孫夫人將他一推道：

「休忘今日！」

珍珠一個倒身翻了下去，自問萬無生理。未曾到底，只覺著一陣冷風鑽心刺骨，不

知不覺昏迷過去。停了一會，耳內似覺有人叫喚，慢慢將眼睜開，只見面前站著幾個道姑，不知是誰，趕忙坐起，四面一望，原來身臥橋邊沙地上，見周圍是柳樹沙堤，樹林裡有個廟宇。橋那邊望去，是個小港，直通入大江，一望無際。珍珠站起，問道：「你們是誰？這是那裡？」內中一個年紀大些的道姑笑道：「我們就是這清涼觀的女道士。

這裡是儀徵地方，土名叫做平安港，面前就是大江。剛才徒弟對我說，橋邊睡著一個姑娘，像是江裡汆來的。我領著他們來瞧，見是個活的，因此叫喚。不知姑娘是那裡人？姓什麼？仔嗎睡在這兒？」

珍珠道：「我姓賈，同母親回金陵去，過金山失腳掉下江，不知多會汆到此處。你這清涼觀都是女道士嗎？老道士姓什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姓李，道號行云。這個師弟姓張，名叫流水。這是我的徒弟，姓袁，法名可石。觀裡的老道士死了，如今的觀主姓王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生的很好的一個品貌，名叫不期道人，是個金陵大戶人家的閨女，一年四季總不見人。

不要說男人們沒有見過，就是女眷們也不許見面的。如今你這姑娘，還是要回去呢，還是要到別處去？趕早好走，一會兒黑了瞧不見路不是玩的。」

珍珠道：「我且到觀裡去見見觀主，求他方便，借我住幾天，再作道理。」李行雲道：「不用去見咱們觀主，我就是當家的，一應事情是我作主。咱們這觀裡，從沒有借人住過。本城有些太太、奶奶們到觀裡養靜，不拘大小，總是八十大錢一位。每天兩頓素飯，茶水現成，各人添菜，自備煙茶、燈油。

服侍的老道們，每節賞他們一吊錢。洗衣服是十五個大錢一件。

這是一定而不可移的規矩。若是說借住幾天，咱們這觀裡，那裡有這些房子借人家住？還要飯也借，茶也借，煙也借，什麼都借。不怕姑娘惱的話，你若是個男人，咱們還要借給你去養孩子呢。」珍珠聽了李行雲的這番說話，不覺面脹通紅。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依你，每天也不過八十大錢。咱們且到觀裡去商量，也還要見見觀主。」張流水道：「也罷，且到觀裡去說罷。」

李行雲領著走不多路來到山門，見懸著一塊大匾寫著」清涼觀」三個大字，山門內塑著一位王靈官，神像威嚴。珍珠拜過靈官，轉入後身就是大殿。院子裡有幾棵蒼松古

柏，東西兩邊都是廂房，十分幽靜。大殿上供著三清聖像，珍珠拜過，問道：「觀主的雲房在那裡？相煩指引。」張流水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珍珠跟著流水走出三清殿，往東轉進後身，另有一個小小院落，雙扉緊閉，寂無人聲。流水在銅環上輕輕叩了幾下，聽見鸚哥喚人聲。隔了一會，有人開出門來，同珍珠對面一看，彼此大驚，叫道：「哎呀！」不知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